

白菊花

□ 周忠华（安徽芜湖，国企职员）

岳父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，独居的岳母平整了屋外的一块菜地，种上了菊花。

此前，岳父两次动大手术，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都是我签的。看着我忙前忙后，同房的病人和家属都以为我是岳父的亲儿子。

经历了生死关头的考验，岳父和我，情同父子。“我要是先走了，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妈。”术后，岳父对一直在床边陪护的我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，显得忧心忡忡。

为了让岳父安心养病，我一直这么回说：“老爸放心，真到了那一天，老妈由

我和五子来照顾！”五子，是我的妻子。在家排行老五。

岳父去世后，我去接岳母的那天，妻子和她的五个姊妹一共六人都在场。怎么劝说，岳母就是不同意去我家住。我说：“老妈，要不这样，你在我家住一星期，再到二姐、四姐家住，轮流转，我们也好照顾你，不用来回跑。”

“老娘哎，小周这个建议好，如住不习惯再回这边来！”心直口快的二姐第一个站出来支持。“同意，同意！”女儿们的一致赞同，终于让岳母暂时答应了。

两个月后，岳母坚决要回去住。六姊

妹每天轮流到娘家“上班”，照顾自己的母亲。岳母平整了菜地，种上菊花，除草、施肥，看上去日子不再那么孤单。只是偶尔谈及岳父过去的事情，说着说着，岳母就伤心落泪，女儿们也红了眼眶。

秋天，地里的菊花开始打苞。

那一天，当花团锦簇的菊花盛开时，从白色花瓣里透出的阵阵菊香，沁人心脾。我一边用手机拍照，一边赞叹：“真好看！”站在一旁的岳母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爸年轻时最喜欢白菊花。”

我，默然无语。抬头，却看见岳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

恼怒也是种病

□ 崔立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一段时间以来，我总是无端的发自内心的恼怒。恼怒什么呢？我和别人说话，别人没有及时答我的话我恼怒。我托别人做的事，别人没给我做好我恼怒。我看到别人很轻松，而我忙忙碌碌的我恼怒。甚至是我明明可以把事情做好，可结果却没做好，我也恼怒！

这生活呀，不如意的事总是十之八九。

我把这事，说给了一个北京朋友听。我们认识了十几二十年了，北京朋友也从一个有为青年成为了一个中年乐观男。作为一个十数年为一日的“北漂”，他却总是乐呵呵的像每天都能捡到钱，哪怕他在

北京没有房，也没固定工作，甚至说还看不到什么未来。

我时常说他，你就这么一直待在北京待到老吗？

他说，这急什么，哪一天我不愿意待了，铺盖一卷就回重庆老家了。

我把我的烦恼说给他听，他笑了，说你也挺无聊的，有啥好值得恼怒的，这不就是生活嘛。

又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

说的是一个人，他太忙了。早上忙中午忙，晚上也在忙。就有人和他说话，鞋子破了。他低身一看，鞋子前端还真破了一个小洞，他嘻嘻哈哈地说破就破了。又

有人和他说话，你的头发长了。他一摸头发，还真长了呢，他嘻嘻哈哈地说空下来一定去剪。还有人和他说，有人说你坏话了，他一听，也没问个端倪，反而还嘻嘻哈哈地说别人的嘴巴也堵不住，他要说就去说呗，我哪有闲工夫去理这玩意儿呀……

他还说，知道吗？你的恼怒也是种病，病的名字叫太闲了！

他这么说，我就笑了，说，你这死胖子！对着视频，我无可奈何地朝他摆了摆手，心头的恼怒瞬时就奔到了九霄云外而回不来了，这个天天忙天忙地，天天吃不到啥也喝不到啥，偏偏又睡得香，天天能笑呵呵，故而心宽体胖的姚胖子呀！

